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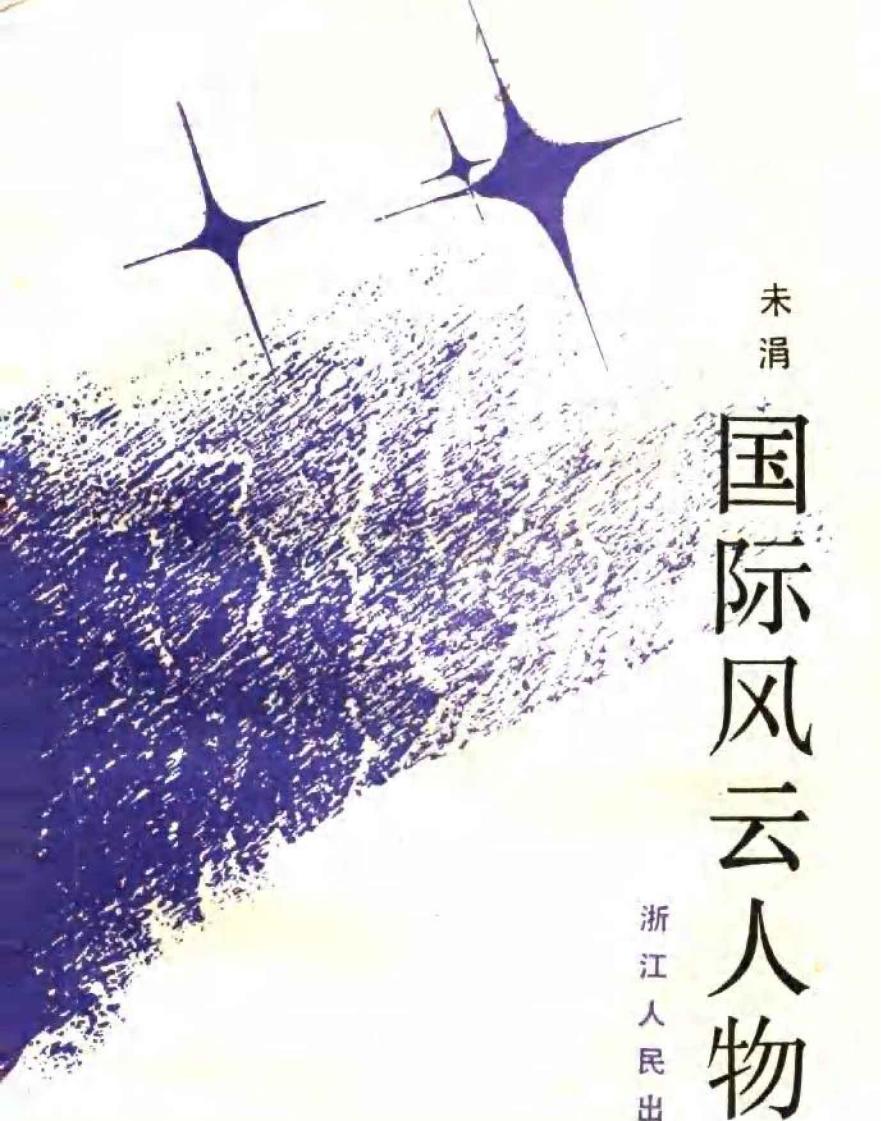


未
漏

国际风云人物录

GUOJI
FENGYUN
RENWULU

□□



未
涓

国际风云人物录

浙江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 郁文龙
责任编辑 何梦祥

国际风云人物录

未渴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浙江良渚印刷厂印刷
(杭州武林路125号) (莫干山路良化站)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48 1/32 印张9 插页2 字数162,000 印数0,001—8,100
1986年3月第1版 1986年3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1103·149 定价：1.15元

序 言

徐 铸 成

这本书是我的朋友（今年已成为亡友了！）邹若军同志（未涓）写的。

若军同志二十几岁就当上南京一家大报的总编辑，与进步人士暗中频有来往。1949年以后，到文汇报任国际版编辑，兼英文翻译，直至1966年“史无前例”的前夕。

他勤于学习，敏于思考，凡能看到的中外书刊，无不细心钻研。在当时的新闻界中，已是国际问题有名的“里手”了。1957年匝地而起的“反右”风浪席卷了知识界，文汇报首当其冲，许多干部被关遭贬，或被流放到数千里外的荒漠“改造”，一时它被目为“洪洞县里无有好人”了。若军没有被卷入，倒不是他立场特别“左”，或善于见风使舵；是因为前一年的“肃反”中，他已受过严格的“审查”，而这一专业的熬夜工作，也无人前来问津。

“文革”十年中，他自然在劫难逃，大部时间，被五七干校派去喂猪。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参加《世界经济

导报》，并兼任“大百科”出版社工作，得以继续他所饶有兴趣的国际问题的研究。偶有新意，经常为《羊城晚报》写稿。《羊城》是一张颇有特色而又富于胆识的报纸。若军所写的，有分析，有背景，不人云亦云，而文笔也流畅可读，素为该报读者所喜爱。

不幸因勤奋过度，出门又横遭车祸，伤及腿骨，卧床经年。去年夏天，为欢送一位朋友赴美，由其挚友搀扶赴宴，宴毕我用车送他回去。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秋间，就病剧逝世了！听说，后来已恶化为骨癌。

近年，我是轻易不参加追悼会的。老年人不宜于伤感，我自己就预立“遗言”，死后拉倒，不要举行什么追悼或告别仪式，免得领导为按级别、地位斟酌参加者多少人，花圈有几个，该有哪一级首长主持，哪一位来致悼辞等等而费心劳神；再说，死后拉亲近，难免有我所不愿见的人也来参加，死而有知，也是一种痛苦；无知，又何必劳民伤财，来这番热闹。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若军是达者，所以他的追悼会我没有参加。而其音容笑貌，迄今还萦怀脑际。

这本书，我得以先睹为快，觉得它别具风格，分析每一个问题，不囿于“成见”，来龙去脉，娓娓道来，叙述得很清楚。

对于初读国际新闻的读者，似乎更是一本入门必读的书。熟悉国际问题的人，也可置之案头参考。

含泪命笔为此序。

一九八五年一月十四日

目 录

1	斯大林、丘吉尔的夜间工作
5	斯大林在谈判桌旁
7	斯大林战时大阅兵
10	罗斯福初晤斯大林
13	罗斯福和“租借法案”
16	罗斯福的一字电报
18	罗斯福的智囊团
21	罗斯福的“炉边谈话”
23	罗斯福在法国前线
26	罗斯福力克痼疾
31	漫谈罗斯福夫人
36	罗斯福和丘吉尔
41	丘吉尔望海兴叹
44	丘吉尔菜茵观战
48	丘吉尔遭到嘲弄
50	丘吉尔在德黑兰过生日
53	丘吉尔逢凶化吉
58	丘吉尔的写作生涯

61	三巨头与烟癖
64	三巨头和酒
67	蒙哥马利争夺指挥权
74	蒙哥马利在敦刻尔克
76	戴高乐初露头角
79	戴高乐这个“大元帅”
82	戴高乐与贝当分道扬镳
85	戴高乐怒演“拉郎配”
88	戴高乐的“国家机密”
90	戴高乐和他的接班人
97	戴高乐暴君自许
99	甘末林和“假战争”
102	魏刚畏敌如虎
104	希特勒坐误战机
109	希特勒的巢穴
112	希特勒临亡布疑阵
114	希特勒的末日
120	卡尔·邓尼茨
123	“沙漠之狐”隆美尔
139	墨索里尼的可耻下场
142	东条英机死有余辜
146	克拉克的冒险
149	赫尔的怨艾
152	霍浦金斯初访莫斯科
154	霍浦金斯初访伦敦

- 156 张伯伦兄弟
159 张伯伦的药方
161 艾登初任外相
163 艾登愤而去职
165 约旦国王学习飞行
168 倔强的霍梅尼
176 伊拉克的“最强的人”
180 哈桑二世绝处逢生
184 野蛮残暴的阿明
188 阿登纳和戴高乐
192 阿登纳弄巧成拙
194 阿登纳晚年徒悲伤
198 萨达特的痛苦记忆
201 李海这个“爆炸专家”
203 两个罗斯福总统
206 胡佛的晚餐
208 艾森豪威尔意外升迁
211 艾森豪威尔赌输了
214 艾森豪威尔和“外行外交”
216 麦克阿瑟的第五颗星
219 麦克阿瑟骄横跋扈
224 杜鲁门初入白宫
227 杜鲁门在波茨坦
230 华莱士罢官
230 装模作样的约翰逊

- 234 尼克松现身说法
237 尼克松写书
239 基辛格初出茅庐
241 美国记者笔下的里根
245 里根与“三驾马车”
252 黑格辞职事件始末
260 艾伦被撵出自宫
264 洛克菲勒“明星”陨落
267 费拉罗夫人竞选副总统
269 “铁女人”撒切尔夫人
276 哈瓦斯的忧伤和喜悦
279 路透的“新闻夫妻店”

斯大林、丘吉尔的夜间工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同盟国三巨头之中，斯大林和丘吉尔都习惯于夜生活。罗斯福则通常在晚上十时入寝，只有在大选紧张期间或者一场牌局难解难分的时候，他才会熬夜不眠。通常的情况是，每天早上九时，罗斯福吃罢早餐，看完了当天报纸，嘴上咬着装在长烟嘴里的一支香烟，面带微笑，坐在被人推着的轮椅里，进入椭圆形办公室，开始了一天的工作。而这时斯大林和丘吉尔都还高卧未起。

斯大林青年时代从事秘密工作，长期习惯于夜间生活，后来就习以为常。他经常下午二时至三时进早餐，随后到克里姆林宫办公室去工作。晚上九时左右开始午餐，一直延续到深夜，最迟可达到凌晨三时，不少重要问题，便是在这种深夜“工作午餐”中进行讨论或作出决定的。

开初，斯大林的寓所就在克里姆林宫内，从三楼办公室“回家”，只要下一层楼。从一九三三年起，他迁居莫斯科郊外的勃列日尼别墅，凌晨三时左右，这才从克里姆林宫下班，乘车回家。卫国战争爆发

后，斯大林迁往离市区更远一些的孔策沃别墅，从克里姆林宫回家的时间更长了一些。

寓所的餐桌上经常摆着八套餐具，有时也略有增加。党中央政治局的主要人员是他的座上常客，有些人每日必到，另一些人间或参加。这些就餐者通常是在克里姆林宫下班之前便分别通知的。

这顿延续到午夜的“工作午餐”，除讨论当前的重大问题之外，有时也听取某方面的汇报。卫国战争之前，并不是每次都进行严肃的探讨，有时也聊天闲谈。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在青年时代曾多次参加这种“工作午餐”。她说，那些共餐者的闲谈，使她“老是听着千篇一律的旧闻，好象世界上就再没有别的新闻了”。

“工作午餐”有时也会提前结束。于是，斯大林领着共餐者一同前往克里姆林宫电影厅，欣赏新的影片。他对《伏尔加啊！伏尔加》这部影片特别感兴趣，卓别林的某些影片也博得他的欢喜。

纳粹德国入侵苏联后，这种宁静的夜生活被打乱了。斯大林的全部精力用于战场指挥，欣赏电影的节目乃被取消，但他的夜生活的时间表依然如故；只是共餐者除政治局的主要人员之外，经常还有高级司令员和高级幕僚参加。

丘吉尔也是个精力充沛的夜间工作者。他和斯大林不同，虽然夜间睡得很少，但早晨八时左右已经醒来，先洗一个热水澡，躺在床上吃罢早餐，就开始

工作，先浏览一些报纸，然后立即进行批阅文件，发布命令等等，并且躺在床上接见亲近的人员，商讨当天的重大事项。午饭之后，一定要午睡。他说，每天下午，“象儿童一样上床睡觉”，充分利用他倒头便睡的本事，甜蜜地酣睡，通常要睡一小时以上，如果事务紧急，即使只有二十分钟，他也感到能够重新焕发精力。他认为依靠午睡的休憩，他就可以彻夜工作，一天的时间能够做好一天半的工作。

午睡之后，丘吉尔开始了正常的活动。他喜欢社交，在晚宴上与人交谈，滔滔不绝，就象他在议会上发表演说那样。他还惯于风趣的谈话，惹得举座欢欣。社交活动结束，回到办公室大约是晚上十时左右，于是，他全力以赴地进行工作。

在工作的时候，丘吉尔不时喝一点威士忌酒或者白兰地酒，不断吸着雪茄，以便他的精神保持亢奋状态。这样，他一直工作到黎明时分。他的助手们精疲力竭地熬到了清晨两三点钟，刚刚上床，丘吉尔又产生一个新设想，交下一份新方案，助手们又得立即作出具体计划来。

伦敦遭到纳粹闪电战式的轰炸时，社交活动很少。丘吉尔住在内阁办公大楼底下的一个空袭掩蔽部里，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这个狭小拥挤的地下室里度过，总是工作到深夜。到了周末，他乘车到契克斯的首相乡间别墅，才算透了口气。但是，事实上还有着无穷无尽的文件需要处理，他依然深夜不眠地工作着。

一九四一年年底，丘吉尔访美，在白宫作客期间，他知道罗斯福有早眠的习惯，每到晚间十时左右，他就向罗斯福假装告辞。罗斯福知道，这位在晚间不知疲倦的客人，并无睡意，便留他继续谈下去。于是，他便精神倍增，兴致勃勃。他们的谈话，海阔天空，不但包括当今的世界，也兼及历史上的世界，一直谈论到深夜，才算尽兴。

斯大林在谈判桌旁

斯大林处理国内问题，素来是说一不二，没有改变的余地，十分威严。但在国际谈判中，总不免互相讨价还价。这时，需要心平气和，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在这方面，斯大林的表现是既庄重又巧妙。

谈判开始的时候，斯大林不急于发表自己的意见，总是先让对方发言。他坐在一旁默默地听着。这时，他从军服口袋里掏出一个弯形烟斗，打开烟盒，抽出几枝香烟（他习惯于用烟斗吸香烟丝，而不用一般的烟丝）不慌不忙地把香烟碾碎塞进烟斗，然后缓缓地抽着。当了解了对方的若干意图时，斯大林便把自己的看法条理清晰地说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担任美国驻苏大使的艾弗里尔·哈里曼，曾经多次参加苏美会谈。他说：“我对他（斯大林）说话如此简短感到震惊。他是一个说话很少的人，可说是落落寡合，除非他对某事有兴趣；那时他显露出坚强的态度，有时感情激动，有时十分粗率，也有时异常坦直。有时他似乎避开你的眼睛，而在另外情况下，特别是他想要知道你的反应时，他会用一种冷酷逼人的凝视，目不转睛地直盯着你。”

斯大林发言的时候，往往把随身携带的拍纸簿和红蓝铅笔拿出来，一面发言，一面随手画着一个又一个的狼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罗斯福俄语翻译的查尔斯·波伦（后来曾任美国驻苏大使），对斯大林发言时的情状作了如下的描述：“边谈边用红铅笔随意在纸本上画几个狼头，并且常常以体谅的态度停顿一下，让翻译能够安详地把他的话译出来。他从来不表现出激动的神情，也很少打手势。”好几个参加过谈判的人都提到斯大林往往在发言时画着一个又一个狼头，而在他感到恼怒时，会把狼头的耳朵画得特别长，或者用重重的几笔给狼头添些背景。

但是，斯大林并非始终是那样彬彬有礼。战时同盟国三巨头的会谈中，斯大林和丘吉尔曾经进行过多次针锋相对的争辩。每当出现这种紧张气氛时，罗斯福便出面调解。德黑兰会议期间，斯大林义正辞严要求具体确定美英军队进攻欧洲大陆的日期，丘吉尔一再多方拖延。对此，斯大林十分气恼，他陡然离座站起，对身边的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说：“我们走吧，我们在这里没有什么事好干，我们前线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呢……”

看到这般情景，罗斯福连忙调解着说：“现在我们都饿了，所以我提议休会，去出席今天斯大林元帅招待我们的午宴……”一场紧张气氛才见缓和，而丘吉尔站起来时已是满面通红。

当然，在三巨头的几次会谈中，斯大林都能很克制自己，即使在气氛十分紧张的时刻，他依然镇静自若。

斯大林战时大阅兵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一日，斯大林在最高统帅部召见负责莫斯科外围地区防卫的西方方面军司令员格奥尔基·朱可夫。斯大林说，今年的十月革命节不但要开庆祝大会，而且还要在莫斯科举行阅兵式。他问朱可夫：“你觉得前线形势允许我们举行这些庆祝活动吗？”

朱可夫略加思索后答道，经过十月份的激战，敌人正在整编，看来目前不敢轻举妄动；不过敌人的空军也许要来捣乱。为此，最高统帅部立即从附近地区调来大批战斗机部队，以加强莫斯科的空防。

当时的局势是非常严重的，德国侵略军已经兵临莫斯科城下。希特勒在十月二日下令执行所谓“台风”计划，妄图一举攻占莫斯科。希特勒在命令中骄横地扬言：“进行最后一次巨大打击的先决条件终于具备了。必须通过这次打击，在冬季到来之前将敌人消灭……今年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决定性的战斗今天开始了。”

莫斯科当面之敌为德军元帅冯·包克所率领的中

央集团军群，人数超过一百万，是来犯的三支德寇中最强大的部队。十月二日它从中部突破苏军防线，分南北两路，迅速推进到维亚兹马和布郎斯克，并在这两个地区合围了三支苏军部队，逐步逼近莫斯科。在这种严峻形势下，斯大林把朱可夫从列宁格勒调来莫斯科，派他担任西方方面军司令员，负责莫斯科外围地区的防卫战。

十月十五日，苏联政府部分机构撤离首都，总参谋部也不例外（只留下一个作战参谋小组，人数不超过十人，由华西列夫斯基担任组长），而斯大林仍留在莫斯科大本营。他泰然自若，直接指挥莫斯科保卫战，一次又一次打退德军的进攻。国防委员会在十九日宣布莫斯科戒严，号召全市人民把首都变为攻不破的堡垒。全市约有四十五万人参加构筑莫斯科周围的防线，修筑了三百二十多公里长的坦克障碍物，安置了大量地雷和炸药。

在这种极其严重的形势下，十一月六日，十月革命的庆祝大会不象往年那样在大剧院召开，而是改在莫斯科地下铁道马雅可夫斯基车站举行。斯大林在会上发表了广播讲话，宣布纳粹德国的闪击战在苏联已遭彻底失败。他满怀信心地说：“既然德国人想进行歼灭战，他们就一定会得到（苏军给予他们的）歼灭战！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把侵入我们祖国领土的所有德国人——占领者一个不剩地歼灭掉。”

第二天，即十一月七日早上，初冬的雾气笼罩着